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六

起闕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

事見上年

或辭未行丞相朕

為于偽翻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

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漢承秦制

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

且兵柄難以輕屬也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

謚法由義而濟曰景者意大慮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

身娠音

及

貫高事發

見十二卷高祖九年

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

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

食其音異基

呂后妬弗肯白美人

已生子恚即自殺

恚於避翻

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

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

見十二卷高祖

年十一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

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

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寡親

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

遙翻從上入苑園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

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

者魏敬到之從才用翻到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

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

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淮為

南王謀反廢張本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

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衛青

所奪皆是地也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蔡邕曰天

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中佩帶之屬民爵有級

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

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折財通單軌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

嶺沈敏求長安志雲陽縣磨石嶺山有甘泉

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

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此中尉所掌材

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罷也

右賢王走出塞上自

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

民三歲租

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

中都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年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

留

游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

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王于況翻下以

義推

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事見上卷呂后八年

故絀

其功

絀敕律翻眈下也

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

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

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行兵行擊匈奴之兵

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

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

應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據靳歙傳則棘蒲趙

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

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繒賀皆高
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為氏國語
云申繒方強韋昭
注繒出於姒姓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

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者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

詔曰與繒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說是濟子禮翻

降戶江翻

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初南陽張釋之為

騎郎

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戶三將主車曰車郎主騎曰騎

郎主戶衛曰戶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

十年不得調

調徒釣翻選也

欲免歸袁

盜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

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

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園

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

十餘問尉

左右視盡不能對

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

對非也

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

觀其能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口對響應無窮者

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

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言其材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

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

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長知

兩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

上復

曰長者

復扶又翻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

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楊

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爭以

亟疾苛察相高

亟居力翻急也

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

陵遲至於土崩

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遠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類

替若丘陵之漸平也

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

錯七故翻後以義推

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

乘繩證翻

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

也誠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

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劾戶緊翻又戶得翻

薄太后聞之

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

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

國之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

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斲

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翻康曰紵榮屬細者為絰麤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紵以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榮口類翻斲側略翻豈可動哉左右

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錮音固治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

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真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

者故無憂戚也

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中

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

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

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

乘繩證翻

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屬之欲翻下同

釋

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

刑罰奏當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上怒

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

下遐嫁翻

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

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錯七故翻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

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得言捕得也坐

徂臥翻

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

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

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

非吾所以共承

宗廟意也

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然以逆順為差

如淳曰罪等俱應死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等級

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杯土

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杯謂以手掬之也

杯步侯翻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

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

蒼好書博聞尤

邃律歷

好呼到翻

上召河東守季布

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

欲以為

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

應劭曰使酒酤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

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靳翹

至留邸一月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

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謂妄言

其賢故云欺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

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譽音余去羌呂翻

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議以賈誼任

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

少詩照翻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

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

絳侯周勃

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

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行下孟翻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以見之

被皮義翻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

上時掌翻下退

嫁翻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

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

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

牘木簡也

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韋昭曰尚奉也

不敢言娶也

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

絮提帝曰

應劭曰冒絮陌頤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遣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擊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

呂綰皇帝璽

綰烏版翻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

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

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

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非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

秦半兩錢重如其文

高祖嫌

其重難用更鑄英錢

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英也英音頰杜佑曰英錢如榆英重一

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即應劭所謂五分錢

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

四月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

最輕小者是也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

師古曰雇租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

敢雜以鉉鐵

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

贏

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鉉鐵則無利也殺音文

而殺之甚微為

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鉉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

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殺雜鉉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

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

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

各隱

屏而鑄作

屏必郢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鞠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註皆

以為論奏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為斷決
囚君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準斷是也

乃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

彭榜音

夫縣法以誘民

縣讀曰懸謂開立之

使入陷阱孰多於此

古師

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

干

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

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或用重錢平

稱不受

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

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一當一猶復不受是以

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也是也稱尺孕翻

法錢不立

師古曰依法之錢也

吏急而壹之

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

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

者日蕃

勝音升鄉讀曰嚮蕃扶元翻

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

五穀不為多

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穀不為多為于偽翻

善人怵而為姦

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

怵先律翻又音黠誘

也言動心於為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

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

師古曰令謂法

也令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

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銅布於天

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

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

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

兩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

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榮經縣北

唐榮經即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招致

漢嚴道也

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

饒足

史言吳以
疆富致叛

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

國

事見上
卷二年

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

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故代國
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華讀
如花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

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

王國自相至內史
中尉皆吏二千石

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
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

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

辜及爵人至關內侯

關內侯爵第十九爵
自上出非侯王所擅

數上書不遜

順數所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

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

高祖兄仲也諡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廢為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

頃音王不說說讀曰悅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也

譜衛公子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

谷口師古曰輦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

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

之使疏吏翻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

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

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

邛郵置名師古曰邛行書之舍

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

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王于况翻處昌呂翻邛渠客翻郵音尤

盡

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

傳直戀翻下同

袁盎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

為于偽翻相息亮翻

以故致

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挫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卒讀

曰猝又音子恤翻終也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

今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

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

傳至雍

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

雍令發封以死聞

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

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

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

南王

卒子恤翻

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

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

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親稱尺證翻下同

漢邊吏侵侮

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

索隱曰難支匈奴將

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

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

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

氏音支降戶江翻

樓蘭烏孫呼揭

樓蘭國在

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獼猴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蓋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及

北也師古曰揭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犂

其旁

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

并

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近其

新翻

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

王之志也漢興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倍蒲妹翻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

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

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

氏

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

中行姓說名中行本

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戶江翻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

強其兩翻

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

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

繒帛

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

之衆將盡
歸於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

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去丘呂
翻棄也

以示不

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
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

於是說教

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

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遺于
季翻

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

訾將此
翻毀也

中

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

易以
政翻

君臣簡可久

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

種章
勇翻

今中

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

此類也嗟土室之人

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

人師古曰嗟者歎慙之言

顧無多辭喋喋佔佔

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

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冒占翻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

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

何

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

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鹽之鹽蹂人九翻

梁

太傅賈誼

諡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

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

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

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背蒲妹翻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

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治直吏翻下同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

厝千故翻置也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

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

孰古熟字通用

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心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樂音

洛

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

亡古無字通

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

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

鄭氏曰今建立

國泰大其執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

下

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

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親弟誚淮

南厲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
于濟北王興居欲西擊榮陽鄉讀曰嚮
今吳又見告矣

如淳曰時吳王濞不
循漢法有告之者
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

德澤有加焉孟行下翻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

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衆是然而天下少

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冠古玩翻血氣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萑操刀必割

孟康曰萑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萑也臣瓚

曰太公曰日中不萑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萑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

順而全安甚易

易以鼓翻

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

剄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許規翻剄工頂翻

豈有異

秦之季世虐

虐古乎字

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

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

徵證驗也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

處昌呂翻

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

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功少而寢完勢疏

而最忠

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

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

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

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蒞臻魚翻麤也醢呼改翻肉醬

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
遵禮義也少詩治翻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

分扶
問翻

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須待
也

一寸之地一

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

亡古無字
通下同

誠以定治而已如此

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子未坐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值朝直遙翻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稱其聖明

陞

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

瘡上勇翻

一脛之大幾如要

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

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慄身慮無

聊

師古曰慄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慄丑六翻

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師古曰錮疾堅久之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

病非徒

瘡也又苦蹠蹠

師古曰蹠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蹠古戾字言足蹠反戾

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

於文帝為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為親兄子從才用翻

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

安天下偪古逼字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蹊盭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

縣古懸字通下同

凡天子者天下之

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

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

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

之身自衣卑絺

絺徒奚翻厚繒也衣於既翻下能衣同

而富民墻屋被文

繡

被皮義翻

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

師古曰緣

樊絹翻孽庶賤者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
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

分扶問翻

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耰摩田器言

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

母取箕帚立而誅語

服虔曰誅

猶罵也張晏曰誅語讓也許音碎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師古曰哺飢也言婦抱其子而

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步昂翻

婦姑不相說

說讀曰悅

則反脣而

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

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者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

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者古嗜字通用

今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

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

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

師古曰恬安也徒兼翻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

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鄉讀曰嚮

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

札篋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類翻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

為于偽翻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

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

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緇騶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

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遠于邁翻

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

師古曰乃始也

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

見之南郊

齊讀曰齋見戶電翻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

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

之擗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

保為三少詩照翻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去羌呂翻行下孟翻

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

處昌呂翻

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

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耻之事長知兩翻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

劓魚器翻

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射而亦翻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管然

艾與刈同師古曰管茅也音姦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

道讀曰導

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

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

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

縣讀曰懸

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

易以翻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譯傳言也夷狄與中

國言語不同故欲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同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不

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

庶獲其利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

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

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易以政翻

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

遠于願翻

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吾聽訟與衆

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師古曰取所擇

用也舍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

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

下十餘歲則大敗

治直之翻

此亡他故矣

亡古無字通下同

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

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

刑罰斲幾及身

幾居依翻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胡何也

人主之

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

遠于願翻下同

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

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

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近其新翻

廉耻節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

大夫

杜祐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

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

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

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離力

智翻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

齒謂審其齒歲也斃踴也芻馬

所食草記曲禮以足斃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斃千六翻

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灋

髡苦昆翻刑音

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僇音罵毛晃曰戮辱也

然則堂不無陞辱被戮辱者不

泰迫辱

師古曰迫天子也

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盖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可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苴子余翻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禮貌之矣

師古曰禮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

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先列

翻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于官者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彭榜音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

蘇林

曰知有一旦之刑

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簠不飾

師古曰簠簠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簠

埤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壹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簠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簠

不飾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簠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簠音軌坐汙穢淫亂男

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人充翻勝音升

故貴

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

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

聞

譴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加劔造請室而

請臯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

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盥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造七到翻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

師古曰中臯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

而親加刀鋸弛式爾翻盩古戾字音盧計翻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捽

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翻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服虔

曰子者男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

子美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

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

氣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行，下孟翻。下同。上設廉

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

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耻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

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

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寃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詣獄受刑者亦多有

之史特大槩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

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罾罟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罾罟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罾罟獨災也師古曰罾罟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罾罟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罾罟屏也又云罾者復也罟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

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曰梁者浮也愚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疎虛浮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梁愚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梁愚北出者也此梁愚當以舊註為正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

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

侯勃封安陽侯賜封
陽周侯良封東城侯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

悖蒲內翻

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

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

當丁浪翻

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

無罪漢枉殺之也

此人少壯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召翻

豈能忘其父哉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

為子偽翻

白公為亂

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

靡而已

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

勝益預焉是讎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讎其叔父也劉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讎人俱斃康曰武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事見十二卷漢皮切碎也

存特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

資於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予之衆積之財予讀此

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

兩柱之間

剽諸吳人為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

正坐之處

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

少詩招翻

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

方文穎曰字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也彗星光芒參參如掃

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文二文無常也占法彗字星多為除舊更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

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引決也昭不肯使

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

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

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

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

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
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
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七

起玄默涖灘盡柔兆閭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

梁懷王揖薨

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

無子賈誼復上疏曰

復扶又翻

陸

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傳世也

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

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

豪植而大強

言其莽豪自植立太

過於強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杆及皇太子之所

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

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

厯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厯子也著則畧翻下北著

同適足以餌大國

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

而不足以有所禁禦

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

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

為于偽翻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

王而都睢陽

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

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

梁起於新鄆而

北著之河

班志新鄆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為鄆丘漢興為新鄆師古曰潁川縣鄆干移翻

淮

陽包陳而南捷之江

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

捷接也師古曰捷巨偃翻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

憂矣

枕職任翻

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

時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時照翻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

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

既畜讀曰蓄孰視而不定

孰古熟字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

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

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喜城陽王

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匈奴寇狄道

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

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

數所角翻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

事

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

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衛大夫史鼂之後姓譜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將即亮翻下同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

師古曰鉞鉞戟短矛也孔穎達曰方

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或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鉞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蓋蛇

即方言之所謂鉞也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鉞上延翻楯食尹翻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

避難不畢趨七喻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

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裼音錫弩

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

與無鏃同中竹仲翻師古曰鏃矢鋒也鏃子木翻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

曰省視也
悉井翻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予讀曰與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勢也
易以豉翻下同

夫

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

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
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
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弗與猶言不如也
技渠綺翻下同

險道傾仄

仄古側字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罷讀曰疲

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

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

師古曰突騎言

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翻其字從木

勁弩長

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檣為矢歟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子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

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

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藪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

中則同的的謂所射則匈奴之革筍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

曰革筍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筍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筍音息嗣

翻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薄伯各翻師古曰迫也則匈奴

之足弗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

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

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俛亦俯字予謂俛音免亦通夫以人之死爭勝

跌而不振

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

則悔之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

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

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

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

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

技衡加之以衆

衡與橫同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

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

耐乃代翻服虔曰債仆也如淳曰債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應劭曰秦以謫發戍先自吏有過至於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

役之也師古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怒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亡古無字通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

復

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

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事見七卷二世元年

天下從

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

著直畧翻

其執易以擾亂邊境

易以政翻

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南

晦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

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

數所以候角翻

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

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古師

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復扶又翻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治直之翻

然今遠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

歲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更工衡翻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因山

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

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徙鈞翻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

募民免罪拜爵

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

復其家

謂民之欲往者復除

其家征役復方目翻

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

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下同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

居危難之地

難乃旦翻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

孟康曰謂胡人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

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

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為於偽翻下同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

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行

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資也復扶又翻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稱尺證翻

奉

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樂音洛

則貧民相慕而勸

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

相息亮翻

嘗其水泉

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

邑也

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

曰昏謂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予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

室屋完

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洛樂音

臣又聞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

長知兩翻

十長

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期代則

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予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

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

從依古義也

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

習地

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

伍成于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

業也

幼則同遊長則共事

長知兩翻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

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

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亡古無字通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

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儼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

懲艾也初亮翻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

出軍折而設翻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

後未易

服也

易以鼓翻

錯為人隋直刻深

師古曰隋與峭同隋謂峻陘也章笑翻韋昭曰岸高

曰峭臣瓚曰隋峻隋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

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

之

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注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

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蔡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蔡或用繒帛蔡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為信傳張應翻

鼂錯言

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食祥吏翻衣於既翻為於偽翻

故堯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理者

或曰捐謂有饑相弃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當

音漬也貧乞之釋尤
疏僻焉亡古無字通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

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暖

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美麗也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

曰音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

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歛

歛力
瞻翻

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

無擇也

趨七喻翻
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

易以豉
翻下同

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
周遍而遊行此

令臣輕背其主

背蒲
妹翻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

長知兩
翻下同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
強弱之中也勝音

升
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古師

曰服事也服
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治直之翻繇與徭同

後以義推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

復扶又翻
被皮義翻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斂力有者膽翻

半賈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無者取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

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予謂如說是稱尺證翻

於是有賣田宅

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

操其奇贏

日游都市

操千高翻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翻

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

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

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

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

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縵之精白者也

此

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

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

師古曰渫散也先列

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

師古曰損減也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如淳曰復三卒

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

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

偽為於翻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

湯池百步

師古曰池城邊

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

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

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師古曰擅專也

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

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錯復奏言陸

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復扶又翻下同

竊恐

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

入粟郡縣矣

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

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

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

矣樂音洛

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道讀曰導朕

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開開也

歲一

不登民有饑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饑餒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

焉尚寡

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

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

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

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

數所角翻省悉井翻

其賜農

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稷曰明粢在器
曰盛盛時征翻

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

時祝官有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即有災祥輒

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

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

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太倉令齊王國

官也姓譜淳于出于姜姓州公之後

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

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

其少女緹縈上書曰

師古

曰緹他弟翻索隱音啼縈於營翻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扶又翻下

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

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繇古由字通用

妾

願沒入為官婢

漢制永巷令典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

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師古曰大雅洞

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

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行下孟翻斷端管翻師古曰息生也

何其刑

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

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

師古曰使更為條例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

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

髡鬻也謂去其髮及其鬣髡應劭曰城旦

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

鉗者以錢束其頸

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

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者皆棄市

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

故從弃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八害重受賕盜罪
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弃市

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

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

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

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惡烏路翻

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

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居謁翻

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

濶

疏與疎同

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

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

有刑錯之風焉

應劭曰錯置也

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

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

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

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班志朝那

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郡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

蕭關今古隴山關殺北地都尉印

徐廣曰印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印五郎

翻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

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

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

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

乘繩證翻

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為北地將軍

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

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

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與甯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甯侯國在河內修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邀古速字

上親勞軍勒兵申教

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

止勞力到翻文頴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予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邀康力笑翻非也於是以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漂之子成侯

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內史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

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

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舍也長知兩翻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

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

區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數所角翻
為於偽翻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每食時念高
祛所言其心

未嘗不
在鉅鹿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搏髀曰

搏拊也左傳曰搏
膺而踊髀音陸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

間處乎

師古曰何不於
隙間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

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

辛子
恤翻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

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推吐雷翻閫苦本翻

門概也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

皆

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一說不從中

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

車千三百乘

乘繩證翻

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

弓弩引滿為穀

謂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晉灼曰百金喻貴重也穀古候翻騎寄奇翻

是以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

澹林即檐檻澹丁甘翻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

是之時趙幾霸

幾居依翻

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

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

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守式又翻

其軍市租盡

以饗士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

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予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

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近其新翻

虜曾一

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師古曰家人子

謂庶人家之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

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今軍人伍伍相保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上時一掌翻

不容奸詐也

言不相應

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予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

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

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之退嫁翻

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

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

春詔廣增諸祀壇塲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塲珪幣所

以薦神

且曰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救

翻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

為于偽翻

朕甚愧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與讀

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是歲河間文

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

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

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庖犧所生處見賢遍翻

帝召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師古曰草

謂創

造之張蒼由此自紕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

秦立

白帝赤帝黃帝青帝時于雍漢高帝又立黑帝時故雍有五帝時雍于用翻見賢遍翻

赦天下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守式又翻

上

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

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

更工衡翻

書凡三十篇上雖

不盡聽然竒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

無子國除

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子遂之孫

趙

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于

是作渭陽五帝廟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子據

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

東三十里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于是貴新

垣平至上大夫

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

上大夫不見於表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即今禮記王制篇是也

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

道北立五帝壇

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

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

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

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

侯卬為膠西王勃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

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

賜為廬江王

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

虛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具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勃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濟子禮翻勃音力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

復扶又翻

令天下大酺

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

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為人裁害

之神也有馬酺有蜚螾之酺與人思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縈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

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

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鄭注所謂祭酺合醪也酺音蒲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

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班志汾陰縣屬河東

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實鼎縣古綸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

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

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見賢遍翻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

治誅夷平

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

是後上亦怠於改

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

而渭陽長門五帝

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

薨

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宮張晏曰后黨于呂氏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

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與與歟同下同

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

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

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

量音良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蕃多也扶元

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

六畜之

食焉者衆與

六畜馬牛羊犬豕鷄畜許救翻

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師古

曰中竹仲翻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

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棧陽宮

黃圖曰棧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棧音域

六月代孝王參薨

參前二年封于太原三年徙代

匈奴連歲

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

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

秦置郡

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遺于季翻

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

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

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

欲相之

相息亮翻
行下孟翻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謂高帝大臣薨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通翻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

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侯之後

支子居安定屠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

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

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

張蹶音厥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班志故安縣屬涿郡

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

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

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

罷

朝坐府中

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

嘉為檄召通詣丞

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

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

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度徒洛翻

使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

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

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沓月在日後則

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

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飛零以薪少

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

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

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

書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句音

將軍張武屯北地

秦滅義渠
置北地郡

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項羽以河內郡為殷

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碣張揖曰在昆明池南

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

軍次棘門

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班志松滋

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

勞力到翻將即亮翻
下其將同騎奇寄翻

已而之細柳軍

之往

軍士吏被

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被皮義翻
彀古候翻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

師古曰先驅導駕
若今之武戾隊矣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亡何上至又不

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禮介者不拜
見賢遍翻

天子為動改容

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四十六

遺詔曰朕

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

惡烏路翻

厚

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

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

以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

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

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方內四方之內也

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

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下孟翻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

帝自謙以謂得終其天年以從先帝

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取讀曰娶

自當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跣

跣先典翻足親地也

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

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毋發民哭臨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

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期而大

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悅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何為以日易

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
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繆說未
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
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
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
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
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賈
公彥曰布之精麗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
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總
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
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

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
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

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

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師古曰中謂不

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
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曰弋

皐也師古曰弋
黑色衣於既翻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

飾因其山不起墳

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
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

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
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

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

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

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鮮息
淺翻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鄭樵曰漢大歛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
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
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
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
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
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

尊皇太后薄氏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帝祖母曰太皇太
后帝母曰皇太后

九月有

星孛于西方

亭蒲
內翻

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高帝
封吳

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哀王回
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
芮王故著令使持王也或曰

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
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
沙王車服土
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

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

荀悅曰諱啟之字曰開文帝長子
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

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

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貢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

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

文帝二十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

半三十而稅一

初文帝除肉刑

事見文帝十三年

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

剗者答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

孟康

曰重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

其定律答五

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

張歐為廷尉

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

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

正

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

中大夫鼂

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

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

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鼂音朝直遙翻

以廉謹得幸張歐亦

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

治直之翻
長知兩翻

帝由

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

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處昌
呂翻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字蒲
內翻

令天下男子年二

十始傳

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傳今此
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

春三月甲寅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

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河間王都樂成臨江
王都江陵淮陽王都

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
都長沙王都長沙關一曷翻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薄氏崩

薄太后文
帝母也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黿

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漢正卿九奉常郎中
令衛尉太僕廷尉典

客宗正治粟內史少
府是也數所角翻

法令多所更定

更工
衡翻

丞相嘉自絀

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

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

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
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

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
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塋
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
垣之外餘地也塋而緣翻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

語牛
倨翻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上謁時
掌翻

至朝

朝直遙
翻下同

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墼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
今之散官冗如隴翻

且又我

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歐於
后翻

錯以此

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

侯陶青為丞相

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
姓譜陶陶唐氏之後

丁巳以內史鼂

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彗祥歲翻又徐
醉翻又旋芮翻

秋衡山

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大戴禮曰孔會子云陽之專
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

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而為電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雨于具翻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

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自

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之赤道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為天廷摠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太微為天廷中有五帝座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

有寵王四十餘城

少詩沼翻
王于况翻

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

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鉅萬萬萬也勝音升

珠玉寶器多於京

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唐宋州治宋城縣即漢睢

陽

大治宮室

治直之翻

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

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

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

姓譜枚姓也六國有賢人枚被

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

每入朝上使使持

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為氏

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

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

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

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

出入門也

著竹畧翻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十五